

甘惜分著

新闻 论争

三十年

●
新华出版社

新闻论争三十年

甘惜分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新闻论争三十年

甘惜分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375 印张 插页 2 张 239,000 字

1988 年 6 月第一版 1988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940 册

ISBN 7—5011—0178—7/G·47

统一书号，7203·222 定价：3.30 元

52.11.15
真理象光一样，它很难谦逊；

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对它本身吗？

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

歌德说过，只有叫化子才是谦逊的，你们想把精神变成叫化子吗？

马克思

前 言

这本文集，除了少数几篇之外，大都是针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而发。文章写于最近这不到十年之间，而所涉及的问题却作俑于1957年，到今年刚好三十年，所以本书名曰《新闻论争三十年》。新闻学还很年轻，不成熟的事物，有待于在讨论中成熟起来。可以期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深入，争论必将扩展到新的领域。那时节，众家英雄还将一试身手。

本书主要讨论了新闻事业的性质、作用、规律、反右和反“左”等等问题。有些问题曾在不同的文章中反复阐述，看似有些重复，实则因为问题并未解决，不得不在不同场合一再陈说。有如一支乐曲的主旋律，一曲未终，反复演奏。这支主旋律，一言以蔽之：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研究新闻现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从而办好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事业。这是我的主观愿望，实际水平离这要求可能很远。

本书文章，对事不对人，只讨论问题，不伤害同志。对自己人不能以暴易暴，以眼还眼，要以团结为重。曾经发生过的胡乱上纲，乱扣帽子的历史，让它永远过去吧。

入选之稿除个别外都是较长之文。还有一些短稿和部分长稿都已列入“另册”。

文稿从1979年到1986年，基本上按年序排列。

我的新闻思想到此算是一个总结。一个人的思想随着形势的发展总是不断地发展的，新的思想历程正在开始。

作者 1987年8月

目 录

前言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1
关于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问题	26
报纸和无产阶级专政	40
论新闻价值	49
新的时代 新的论争	72
论我国新闻工作中的“左”的倾向	104
关于报刊史研究方法的一封信	140
新闻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47
关于新闻工作的社会地位和作用问题的对话	160
对立统一规律在我们笔下	176
为《新闻理论基础》一书答读者问	211
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奠基者	238
战火中的神笔	282
新闻学与历史学	293
谈新闻与宣传	312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观点^①

全国新闻职称评定委员会要我来讲一讲新闻理论问题。我不准备按照复习提纲来作问题解答，我只想利用这点时间讲一讲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几个基本观点。这是一个总的题目，把这个基本观点的问题搞清楚了，其他一些从属的、次要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得到解决。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世界无产阶级伟大的报刊活动家，我们党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也都是从办报开始他们的革命活动，他们一生都在关心党的新闻工作。他们虽然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新闻学教科书，但是他们在很多地方留下了关于新闻工作的精辟见解，对人民的报刊，对无产阶级报刊的原则作了深刻的阐述，对资产阶级报刊的实质作了深刻的揭露。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精辟的见解集中起来加以概括和分析，形成一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教科书。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的只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点的一个概要。尽管我主观上力图忠实地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点，但这一切都是通过我自己的理解，我是否完成了给自己规定的任务，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也

^① 这是1983年7月22日全国记协新闻系统测试复习辅导中心的报告，录音磁带和整理文本曾发往全国新闻系统各单位。

希望同志们的批评。

真理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出于任何主观的偏见，而只因为它发现了科学的真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对新闻现象的本质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这种科学结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是得不出来的，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才能探索新闻工作中的规律。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就可以了解新闻工作的最基本的规律，就可以辩明各种新闻学说的是非，就可以抵制资产阶级新闻学对我们的影响，就可以更加明确认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

一、新闻事业具有强烈阶级性的观点

新闻事业(包括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电影等等)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怎样认识它的基本性质，这是新闻学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研究问题不要从定义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从研究历史上新闻事业的实际状况出发。我们根据多年来对国内外新闻界实际状况的观察，得出一个看法：新闻事业是社会舆论工具，这个社会舆论工具带有强烈阶级倾向，因此可以简单地把新闻事业称之为阶级舆论工具，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以新闻为手段的阶级舆论工具。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从各种新闻机构的主持者来看。世界上所有新闻机构毫无例外地都掌握在一定阶级、政党、政治集团或政治代表人物手中。它们之中，有一些拚命地粉饰自己，说自己毫无政治背景，纯粹是私人企业。但一查底细，便知它们是某党、某派、某集

团、某个政治人物的喉舌。即使个别的确无其他背景，是纯粹几个人的私人企业，但这些人本身，就是某一阶级或某一派别的代表人物，都是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中的出类拔萃的人物，而决非一些无所作为的普通人。他们创办一种新闻事业，并不是无谓之举，而是怀有明确的目的，就是为自己的利益作宣传。剥削阶级的新闻事业总是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人民的或具有进步倾向的新闻事业总是在不同程度上为人民的事业服务的。世界上绝没有对各阶级一视同仁，为所有阶级服务的新闻机构。有些新闻机构为了扩大销路，扩大自己的影响，总要为它的读者、听众或观众作出某种“服务”，但这种服务的终极目的仍然是为它所属的阶级效力。这是所有中外新闻事业的共同规律。

二，从新闻事业的作用来看。任何新闻机构的创办，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小事，而是要花费一笔巨大的经费和投入众多人力的大事。人们为什么不惜人力、物力创办新闻机构呢？难道仅仅是为了传播新闻吗？不是的，他们为的是向群众宣传一种思想，传播一种主张，借以影响舆论，动员舆论，把社会舆论引导到一定方向上去。由于不同的新闻机构属于不同的阶级，因而它们所起的作用也截然相反。进步的新闻机构可以鼓舞人们从事有益于人类进步事业的活动，可以引导人们开阔眼界，可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可以激励人们健康成长。相反，反动的新闻机构又可以向人们灌输反动的、反历史的思潮，可以腐蚀人们的心灵，把人们引向堕落和倒退。在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中，新闻事业到处表现着这种不同的作用。这又是新闻事业具有强烈阶级性的证明。

三，从各种新闻机构之间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有时合作，有时分化，激烈斗争，剑拔弩张，相互论战，彼此痛骂。这难道是因为两个编辑部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吗？当然不是。归根到

底，无非是因为不同新闻机构分属于不同阶级、政党、派别、集团的利益，所以，它们相互厮杀。在资本主义国家，新闻机构之间还常常表现为互相倾轧，互相兼并，一个吃掉一个的关系，这既是由于经济上的竞争，也是由于政治斗争。

四，从新闻机构与政府的关系来看。历史经验证明，任何当权者（政府）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因此，当权者对于与现存社会制度为敌的新闻机构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镇压与迫害。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五光十色，光怪陆离，但除了一、二家工人报刊外，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所以它们能够自由发展。一、二家发行量很小的工人报刊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点缀品，也还可以暂时容许其存在。但一旦政治斗争尖锐时，当权者就会对工人报刊坚决压制。这种镇压与反镇压，迫害与反迫害，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充满了近代和现代新闻事业史。如果不从阶级性上考察这种现象，这种历史现象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新闻事业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是确定无疑的。

有人说，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连阶级斗争也很少提了，你还如此强调新闻事业的阶级性，这是不是一种极“左”思潮？

我认为这样提问题是不对的。

建国以来，我国剥削阶级逐渐削弱以至基本消灭，但这并不等于我国的阶级斗争已经消灭。在我国，剥削阶级的影响仍然存在，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起作用，我国还正在产生新的剥削分子，他们正在从经济上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破坏活动，还有台湾、港、澳以及外国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在不断以物质的和精神的手段对我们人民施加影响，妄图导

致我国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所有这些，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这就是说，我国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范围已经缩小，社会矛盾大量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罢了。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些提法就更显示出不适合于今天的情况了。但是，我国新闻事业作为党和政府的助手，作为人民舆论的向导，仍然应当时刻关心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并采取适当的方式揭露阶级敌人的罪恶活动，教育人民与这些敌对势力展开必要的斗争，防止国外反动思想对我国人民思想的毒害。

其次，我们还要着重指出，“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报纸的阶级性”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回事。尽管我们不提“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了（因为今天报纸的作用主要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宣传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报纸的阶级性仍然存在。不仅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的新闻事业的阶级性质根本没有改变，我们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阶级性质目前也没有改变。在社会阶级区分最后消灭之前，不管新闻事业的作用和任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多大的变化，但它们总是掌握在一定阶级手中，分别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和观点来观察社会问题的。我们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总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报道和评论一切社会问题的，过去如此，今后也还是如此。怎样能说我们可以不讲新闻事业的阶级性了呢？相反，越是在今天，我们的新闻事业在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加强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起作用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强调我们新闻事业的阶级性，要强调我们的报纸、广播、电视、通讯社的无产阶级性质，要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立场来观察一切和对待一切，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阶级性。

新闻事业的阶级性决不是一种空谈，一种高调，而是表现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社论、评论、漫画等等，具有明显的阶级倾向，就用不着多说了。甚至广告也具有某种阶级倾向，资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和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刊登的广告从内容到形式到数量都具有很大的差别，那些污七八糟的黄色广告至少在我们的报纸上是不会占有地位的，这一些大概也无须乎多说。值得注意的是新闻报道是否也有阶级倾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资产阶级新闻学就有明显的分歧。

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与人之间就有着交流的关系，进行着情况交流、经验交流和思想交流，这种交流最初是借助于口头和绘画，后来加上文字和书信。没有这种交流，就不可能有人类的文明，不可能有文明社会的发展。这种交流已有了长期的历史。直到现在，人们还常常借助于口头和书信相互传递消息，这是任何人也不会否认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发展到专门的新闻机构的产生，交流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最原始的新闻机构是在封建社会（在中国，据信是唐代）出现的，随着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文化和交通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最初出现了手抄的官报，后来出现了印刷的小报，这些都是报纸的雏型。它的内容不过是帝王起居、宫廷奏折，以及官吏任免之类，其后又有小道传闻，流言蜚语之类。总之，它们是宫廷和封建士大夫的东西，阶级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到了近代和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新闻事业获得了空前发展，各阶级和政党都利用新闻事业从事政治斗争。这些新闻机构所刊登的和传播的新闻已经同人类的黎明时期的口头新闻不同了，而且也同现代社会的人们相互之间的口头新闻或书信新闻大不相同了，这个不同之点就在于：人们之间的口头新闻和书信新闻一般不是

面对广大群众，不怀有政治宣传目的；而现代新闻机构所发布的新闻总是面对大众，怀有宣传的目的，在报道最近的新闻时，对事实进行选择、解释和评价，借以对群众思想施加影响。因此，新闻报道就难免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某些政治倾向性，对事件有所褒贬。当然这种倾向性说的是“在不同程度上”，不是“一刀切”。一般说，关于社会问题的报道，倾向性明显一些，关于自然现象的报道，倾向性要小些。所以，我们承认“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定义，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科学定义。但是我们根据多年来对新闻现象的观察，又补充说，新闻报道带有不同的政治倾向。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新闻学却大发超阶级的谬论，他们有意抹煞现代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与远古人类相互传播和交流的新闻的本质区别，他们故意抹煞人类早期的新闻的起源与后来的新闻事业的起源这两件事的重大区别，他们认为自古以来人类就存在着传播与交流的活动，现代新闻机构不过是为这种传播与交流提供了先进的工具而已。所以他们称现代新闻事业为传播工具，交流工具，或传播媒介，而绝口不谈现代新闻机构的阶级实质。

目前美国正流行着一种《传学》，研究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甚至自然界各类物象之间的传递信息的关系，这种研究在个别问题上也有可供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参酌借鉴之处，但是他们以唯心主义和人性论立场来研究信息传递关系，这就和我们的新闻学研究社会的新闻现象，研究具有强烈阶级性的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不能混为一谈了。所谓《传学》的要害就在于回避阶级性，把人类仅仅看作一个整体，而看不到人们分化为对立的阶级这一事实，他们企图以《传学》来代替《新闻学》，就是要把现代新

闻事业退回到自然界去，只强调新闻事业在传播信息中的作用，而不注意现代新闻事业在传播信息和影响舆论中的重大作用，这是他们的阶级私利和阶级偏见所造成的。

这种超阶级的新闻观点对我们的新闻队伍也有一定的影响，“报纸商品论”就是这种影响的表现，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报纸是一种商品，是读者花几分钱买来的商品，因此报纸要满足读者需要，要对得起读者的几分钱。

我们从不否认报纸是和其他商品一样，是通过市场流通过程到达于购买者手中，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商品。从报纸的经营管理来看，报纸要改善经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等，也和普通的工商业相同。但是，我们研究的是新闻学，新闻学研究的对象是新闻事业同政治的关系，同当前现实生活的关系，同群众的关系等等，新闻学并不要研究报纸是不是一种商品。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巨著的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是商品，连劳动力也成为商品。可见，商品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万事万物的最一般最普遍的共性，它丝毫不能说明任何事物的性质。资产阶级报纸为了赚钱，特别注意商业化，追求利润，但他们的编辑记者报道消息和发表评论，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仍然是政治。至于我们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是以教育人民作为自己的光荣职责的，尤其不能从商业化着眼。

十分重要的是，报纸、广播、电视等等都是精神产品，精神产品的价值同其他物质产品的价值是不可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的。物质产品无论是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只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它们对所有的购买者都是一视同仁的。而精神产品所产生的价值却大不相同，一张革命的进步的报纸，对读者将发

生很大的鼓舞作用，对整个社会可能发生了了不起的推动作用；而一张反动的报纸，将把人们拉向后退。这些好的或坏的报刊所起的作用，能够用几分钱来衡量吗？新闻事业不能商业化，不能象物质产品那样，市场上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我们办报一定要满足读者需要，我们报纸的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不能片面提出满足读者需要。应当说既要适应读者，又要提高读者，当好人民的教师。如果只提满足读者需要，那么办一张低级下流的报纸，是会大有销路的，因为它很能满足一些读者的需要。我们要反对迎合与迁就，而要提倡从政治上思想上办好一张受人民欢迎的报纸，办好一切新闻事业。

文学、绘画、音乐、电影、雕塑等等，当其在市场上出售时，也是一种商品，看电影和戏剧的观众必须付出几角钱买门票，文学作品也要付出金钱才能买回。那么研究文艺学是不是也要研究“文艺的商品性”呢？按照某些新闻学研究者的观点，文艺学是更有理由提出商品性的问题的。但是我国任何文艺学研究者都没有提出文艺商品性问题，而某些作家和演员却在实践上把自己的作品和演出商业化了。现在文艺界正在批判商业化的问题，这很值得新闻学领域中的研究者思索一番，新闻商品论会把我国新闻界引向何处。

现在把问题归结到前面的出发点上：新闻事业是一种舆论工具，而这个舆论工具具有强烈的阶级倾向，所以可以简称之为阶级舆论工具。

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一点，首先是为了捍卫一个真理。如果面对真理而不敢正视，不敢承认，那是一种自我欺骗。其次也是为了强调我们的责任感，为了把我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办得更好些，为了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划清界线。

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观点

什么是党性，在这里不作一般的论述。这里只讲讲什么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

党性不仅是对党委机关报的严格要求，而且是对一切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新闻事业的要求。在我们这里，无论什么新闻机构，都应该具有无产阶级党性。

过去常常有人把报纸服从党委领导，听党的话，就看作是党性，这种理解是片面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学的论述和我党新闻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应作如下理解：

坚定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一切社会问题的思想武器；正确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保证政治上与党中央的一致；在对待任何问题时，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与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党的倾向作斗争；在组织上严格服从党的领导。

这几句话，是百多年来国际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党性问题的概括，是我们中国党的新闻工作几十年来的经验总结，是血汗换来的经验。说起来似乎很简单，做到并不容易。百多年来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历史，经常出现党性与非党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

第一句话，坚定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传播到人民中去。人民的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去占领，我们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去占领人民的思想阵地。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一切社会问题的思想武器，这就是说，无论写新闻报道或作评论

时，都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分析和解释一切社会问题。我们的革命导师们就是这样作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捍卫自己所主持的报纸的思想性，宁可停刊，也不放下自己的思想旗帜。列宁说过，“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简单堆砌，相反地，我们将本着严正的明确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党对党性问题十分重视，中央曾经发出过增强党性的决定，其中包括报纸的党性问题。十年浩劫，我党新闻事业的党性被摧毁，基本上宣传了一套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封建法西斯思想，这时的党报徒有党报之名，实则为帮报、派报。口称党性，实为帮性、派性。有一段短时期，党中央指定周恩来抓报纸工作，但四人帮死死控制新闻宣传，把周总理排斥在外。这十年是我党党报史上的惨变。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的新闻事业恢复了党性，但由于党风被破坏，党的思想被搞乱，有时也发表过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评论。

第二句话，正确宣传党的政策，似乎从来如此，没有问题。但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就并不是都能贯彻执行。我们党从来重视全党的团结一致。夺取政权以前，我们赤手空拳，所依靠的就是阶级的统一，全党的统一。如果我们内部四分五裂，就会自行抵消力量，使革命陷于失败。党的新闻工作每天影响人民的思想与行动，如果在政治上同党唱对台戏，势必造成群众的思想混乱。我们的党中央过去多次发出统一全党宣传口径的指示，这都是出于统一党的思想的深谋远虑。但是，这一党性要求有时也遭到破坏。战争时期，由于各革命根据地被分割，曾经发生过地方宣传与中央不一致的情况。打倒四人帮以后，有的报纸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也发表过与中央不一致的言论，这都是值得记取